

責任編輯：李 淳

桃花島

舒 非

晚飯後散步，我常常聞到桂花香。香港基本無冬季，即使有時北方寒流南下，過不了三兩天，就被大海撫平，天氣又暖和起來。這樣的氣候大概很適合桂花生長吧。也不曉得是誰的主意，誰的「德政」？近年來，大公園也好，小公園也好，甚至是一些邊邊角角的公衆地方，都種了桂花。然後，從夏末到冬日，足足有半年，我們都在桂花的香味裡徜徉。

桂花的香味是甜甜的，很溫暖的感覺。我聞到桂花香，條件反射，馬上想到的就是桂花湯圓。團圓圓，真是很中國的感覺。桂花的好處是「香」，是嗅覺的享受。但桂花也有不足，它的不足是桂花樹型不美，樹葉沒什麼光澤。花很小，也不好看。

常常在想，要好看就要種桃花。假如在離島找一個地方，大面積種植桃樹，三幾年之後就可以長成一個桃花島。閉上眼睛想想，每年春暖花開，整座小島桃花盛放，船未靠近，遠遠就可看到花海，要多漂亮就多漂亮。日本人的櫻花不就是這樣種出來的，開成花山花海，每年吸引多少遊客！香港有二百六十個小島，南丫島、坪洲、長洲、大嶼山等，這些是人們熟悉的。其實可以找個根本無人住的，開發出一個「桃花島」。桃樹並不嬌生慣養，成本不高，成效又快，何樂而不為？這篇文章真希望有關官員看到。



采蘋
順序按阿拉伯數目字，從「一」至「三」去試密碼，每當我犯了錯，處罰就是要讀篇。我對內容並無反感，質疑的是為什麼做了「總統」就要寫訓詞。討厭它則因爲是對我的。
按這則報道，如果一個人要偷別人的電腦，最痛苦的經驗是忘記了行李喚的密碼，人行在地，行李喚內都是要日常替換的衣服，不開實在不行。後來索性把密碼按到手機的通訊名錄內，隨時可以按出來。

校園

校園孩子眼

閱覽新天地

炎熱

中華基督教會基慧小學 五年級 鄭淑尤

炎熱二字中，「炎」字，是由兩個火字組成的；而「熱」裡的四點也代表着火。

炎熱，可代表溫度，也代表着熱情。

就像那天一樣，人們對聖火的熱情，真的不可以筆墨形容。

「沙沙沙……」毛毛細雨一直下個不停，我們在沙田馬場吃着大會準備的午餐，一邊看着熒光幕中的火炬手交接。

一會兒後，只見兩名司儀走上台，開始活動，一開始大都覺得挺沒趣的，直至聖火傳到沙田馬場的路段時，火炬愈接近馬場，全場的氣氛也愈來愈高漲，全場的叫喊聲幾乎把整個馬場籠罩着。

「看呀！聖火到達了哪！」「哪裡哪裡？」

觀眾們興奮地談論着，這也難怪，因為聖火已經到達會場了！這時天公也作美，在聖火到達時也放晴，甚至變得有點熱，而全

除夕倒數

瑪利諾修院學校 中五 陸頤之

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……」「嘭、嘭……」四處煙花飛散，色彩艷麗、五光十色，一片紅、一片紫，七彩繽紛。

今早打開電視，重點新聞竟是播放世界各地的倒數情況。每個國家、地區都有兩個特色：一，是微笑、大笑、咧開嘴巴狂笑、露出一顆顆，小小的牙齒的淺笑……二，就是各地都不約而同的燃放煙花。中國大陸、中國香港、中國台北、德國、澳洲……都

樂觀災民

中大 熊莘如

最初得知國是學會四川團的消息，是通過學校的mass mail。其實早在四川地震後不久，心中已湧起去四川做義工的衝動。然而由於種種原因，最終未能成行。若參加四川團，也算是得償所願。這是我報名參加的初衷。然而之後的種種，卻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

到達四川的第一天，還來不及稍作休整，汽車便載着我們馬不停蹄地駛向彭州。窗外飛逝的景物，由熱鬧的市鎮，漸向蕭索的郊外，最後是越來越冷寂的大山，無邊的

黑暗，濃得化不開。在黑暗的裹挾中，遠處隱約有星點的燈光顯現出來，越來越近。車在一處燈火前停下，是我們今晚的落腳之處。

山區極冷，農家裡沒有暖氣和熱水，被褥也很薄。不過在此處，這樣的條件已算不錯，板房裡溫度會更低。安置災民的新房直至春天才能入住，板房裡的老人和孩子，還要捱過一個漫長的嚴冬。

剛下過雪，通往白水河社區活動中心的小路上泥濘不堪。路上，我暗暗設想見到老人們時的情形，提醒自己不要問他們的往事，以免喚起痛苦的回憶，令悲情再次瀰漫。事實證明，我的擔心是多餘的。開朗的阿姨和老奶奶，毫不避忌地主動談起了地震時的經歷。對於現狀，她們並沒有表現出絲毫不滿和失落，而是不斷重複得到援助的感激之情。講到動情處，有老人濕了眼眶。離開時，更有老人不捨地拉着我的手，帶我們去她的板房參觀。直到我們

走了很遠，老人家還在身後目送，讓我不忍轉身面對她的目光。今晚再來的承諾，最終未能實現。明年再來的約定，也不知會不會食言。

彭州的兩日，令我得以了解NGO的運作和志願者這一羣不為大部分人所知的特殊群體。他們的生活，是和我過去會有的和會設想的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。身處商科，耳邊充斥着以薪水、職務論人高低的聲音，我也被裹挾其中，為符合所謂優秀的標準而殫精竭慮，即使並不開心。

肖姐姐、老黃的行為，向我展示了物質之外的一種存在方式和生存價值。

五天的相處雖然短暫，但我深深感受到大家的友善和認真。沒有帶夠衣服的我，在團友的支撐下得以於嚴寒中家的陪伴。

中大國是學會「四川災後考察記」系列之二

龍蔓與魚翅

雲家洛

笑語風雲

——好罕有的食材！

星期天的電視飲食節目，這語帶羨慕又讚嘆的對白出現不下十次，每一次，背後都有大團圓疑問，沒有

解答。

生創大龍蔓，這尾生猛魚精

，合四人之力，才能從魚排扒上

來，「廚神食家」說：「此等巨型

龍蔓，以往每天創一尾，現在一

個月才次，因為捕獲的數量大

減，神清甚覺可惜。旁白沒有解

說，為何數量大減？很簡單，就是被你們這些所

謂食家買光吃了。旁白不斷說，年老的龍蔓，

龍蔓，特別有魚味，骨膠原又豐富，最是可口滋補。看

着這尾恐怕有一米長的壽星魚，你究竟又多老？

是否百歲魚瑞？節目不談，因為不敢談，怕政治

犯天地？

「唔，好大片天九翅啊！」節目又娓娓道來

如何製造魚翅，當然絕口不談魚翅如何找來。最

近愛潛水的朋友傳來一輯相片，一條五米長的鯨鯊

幼兒屍體被沖上岸，駭然發現，鯨鯊的所有魚

鰓被人齊身割掉。小鯨鯊身體龐大，也可被吊上

船割掉魚翅，再活生生拋回大海，任其載沉

兇殘！今時今日，還要吹捧龍蔓魚翅高雅名貴，

這種態度太落伍了。

這一切都是我所聽來的。

這一切都是我所聽來的